

“青春期叛逆”更像是个伪概念

□茅卫东

青春期冲突习惯被称为“两期(青春期遇到更年期)战争”,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孩子,而在于父母和教师,在于成年人。

人一般有两次叛逆期,而它们是成长所必须的。

第一次在3~5岁,表现为特别爱探索、爱尝试。比如,把东西摔碎还很开心,家里能拆不能拆的都拆,能撕不能撕的都要撕……

这是孩子自我发展、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虽然让父母有点为难,但本意并不是要与父母对着干。如果孩子每一件事情都要父母发出指令才会行动,反而让人觉得不太正常。

第二次一般在12、13岁开始,进入所谓青春叛逆期。这个时候,孩子要向父母、向成人世界宣告自己是一个有主见的独立个体,有时候会故意与大人唱反调。

有些事情未必是孩子特别想做、非要去做的,但就是因为成年人坚决不允许,他们就想挑战一下“看守”们的底线,看一看“看守”们气急败坏,甚至暴跳如雷的样子。

为什么成年人很容易与青春期孩子发生冲突?为什么成年人很容易被叛逆

所激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己当年没有成功地叛逆过。他们只是有着成年人的身体,内心深处却藏着一个没长大的自己,一个渴望得到安慰和鼓励、渴望被接纳被引领的孩子。

教孩子如何跟别人相处,不是靠白纸黑字讲道理,而是靠成年人的身教。

遗憾的是,很多人在青春期没有被成年人充分接纳,这段心理成长硬生生地被拦截下来,很有可能已经成了精神侏儒。当他们成年后,受到自己的孩子或者学生的挑战时,几乎立马会条件反射般产生当年被拒绝、被否定,甚至是被笑话、被无视的情绪反应。

说穿了,“两期战争”其实是一拨生理和心理都处于生机勃勃状态的年轻人,和一拨生理上已是中年但内心还停滞于青春晚期的一拨人,他们之间的较量。

从表面上看,这场较量往往是年轻人失利为多,而事实上成年人内心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他们当年的成长没有被自己的父母和教师充分接纳,没有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选择。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们以为终于能做主了,刚刚享受着掌控的快感时,突然间孩子就叛逆了,不听话了。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崩溃的,但他们是成年人,拥有各种资源,可以对孩子施加各种威胁,迫使孩子就范。

这种战争有如潮汐般的规律,代代相传,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理性地、深入地思考,因而也就不能挣脱这个怪圈。

孩子叛逆给成年人造成的困扰,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孩子的叛逆程度,而是看成年人对孩子叛逆的理解与接受程度。我甚至认为,“青春期叛逆”更像一个伪概念。如果成年人不以为自己为标准,哪来的“叛逆”?如果成年人不当“看守”,孩子何至于“叛逆”?

我知道,肯定很多人要质问:难道我们就不应该管孩子吗?管就管好了,为什么非要当“看守”呢?

在我看来,这个事应该这样解释:许多成年人,虽然无法理解孩子却又企图操纵孩子。在遇到孩子的强烈抵制后,就以“我是为你好”为理由,来掩饰自己的自私。

绝大多数孩子的叛逆行为最终被成年人镇压,于是接受了成年人的说法——“他们也是为我好”。当自己也做父母,有的人还当了教师,很多人无师自通地、甚至创造性地用当年他们曾经非常反感、憎恶的那一套对付下一代,而且变本加厉。

为安慰自己,他们说:“养儿方知父母恩。”

如果父母懂得一些青春期常识,自然不必对孩子爱照镜子、注意穿着、喜欢

关注异性或者想被异性关注等行为大惊小怪。其实,为人父母为人师的,都是过来人,都曾年轻过,孩子的这点小心思,难道还会不理解?

自古以来,成年人与年轻人的关系,不只是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这么简单。“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历代统治者都相当重视“三纲五常”,大力宣传“百善孝为先”,推广“二十四孝”。放在历史视野中看,青春期的叛逆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能得到合理解释的,也更不可能有合乎人道的解决之策。成人世界并不在乎孩子的成长需要,因为从上到下,大家关注的是维护等级秩序,或者说是成年人的权威和面子。打压青春期孩子的叛逆行为,就成了成年人的重要任务,传统糟粕的这种影响绵延至今。

许多人其实一辈子都没走出青春期,身体已经成熟,人格仍未独立,哪怕有足够能力保障自己的生活,但心理上仍渴望投入“妈妈”的怀抱。这是一种病,却未必是错。



家长会如何创新?

俞和军(楼主)
我们先来看一份常规的家长会安排:

1.家长会形式:①德育副校长主持,校长讲话;②班主任上一节切合班级实际的互动课;③家长与任课教师互动。

2.家教课课件内容:①欢迎词;②班级情况介绍;③学校成果展示;④学生学习要求;⑤安全教育要求;⑥对家长的合理建议;⑦双休日、节假日要求。

3.会议流程:①18:25家长到所在班级报到签名;②18:30班主任带队到学校体育馆在指定位置就座;③18:40开始学校领导讲话;④任课教师随班参加,按班主任的要求协助工作;⑤19:40分班活动。

请各位网友谈谈,你们学校家长会的形式是如何创新而又有效果的。

yanwang_yw

有个设想,尤其是对于起始年级,不要忽视家庭教育方式方法的引导,尽量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向家长介绍一些经典案例;向家长推荐一些专业书籍,如尹建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1、2)》《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和武志红《为什么家会伤人》等。

我们经常听到“每一个问题学生背后,总有一个问题家长”之类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听到家长无奈的抱怨:“我是什么办法都用了,可孩子就是不听。”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听话,而恰恰是父母不会说话,对孩子的心理特点并不理解,只是一味地要求甚至挑剔,只想把自己的“好心好意”灌输给孩子,很难看到孩子闪光的一面。有的家长还存在很强的等级观念,认为孩子是自己的,想怎么管就怎么管。这些都是造成亲子关系不和谐的因素。因此父母要学习——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翹楚

家长会创新是教育人一直在思考但百思不得其法的问题。就俞老师提供的家长会安排来看,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班级、教师、学生的情况,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说,年级的家长会以组织者提供内容为主,时间有限;班级家长会就可以灵活些,按学生品行与成绩来召开分层会议、举行家长读书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家长座谈等。

我认为家长会怎样开是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的,关键是要选好话题,充分准备,发挥家长潜能,让家长们参与进来。

许东宝

家长是学生的首任教师,家长会是发挥家校合力作用的平台,所以教师要利用好家长会。地点不一定在学校教室,可以更接地气,如靠近学生居住地的村委、居委会的会议室等。内容也不要都是教师宣读、家长建议,可以由学生或家长主持,邀请专家或优秀家长开讲座,并穿插学生的才艺展示,切不可开成批判会。也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在群里开视频家长会;条件许可,还可以把家长会开到科技馆、博物馆。

吴笔建

其实家长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家校沟通、交流,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所以家长会的形式不应该千篇一律,可以根据需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翹楚

初一下学期,年级召开了一次“优秀家长汇报会”,效果还真不错。具体做法是:先在年级组举行“优秀家长”评选活动,结果确定以后,召开一次隆重的“优秀家长”颁奖仪式。议程是:首先由年级优秀学生给优秀家长颁奖、献花、合影,接着由评选产生的4位优秀家长代表上台汇报。

家长们准备了讲稿,甚至做好了课件;汇报各有专题,一个个鲜活的教育故事打动了在场的学生、家长和教师们。最后的互动环节,家长们踊跃提问,优秀家长也认真回答,大家友好地探讨家庭教育问题,气氛热烈。

教师话坊

下期话题:

门口的托管班能进学校吗?



扫码参与
无须注册
回帖精彩
或有稿费

我的爸爸妈妈测试

□瑞安市第五中学 孙有新

很多感恩教育的形式教育痕迹太浓,教师还没开口,学生已经知道要说什么了,这样的感恩教育很难走心,无法触动学生的心灵。母亲节前夕,我突然想到一招——考考学生。

我设计了一套测试题“关于‘我的爸爸妈妈’测试试卷”,在晚自习时下发。

关于“我的爸爸妈妈”测试试卷

(本试卷满分100分,请认真、如实地回答。)

1.爸爸的生日是_____,妈妈的生日是_____。(10分)

2.爸爸喜欢的菜有:_____ (10分)

妈妈喜欢的菜有:_____ (10分)

3.爸爸的爱好有:_____ (10分)

妈妈的爱好有:_____ (10分)

4.今年我给妈妈的生日礼物是_____ (10分)

今年我给爸爸的生日礼物是_____ (10分)

5.我希望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10分)

6.我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10分)

7.我为爸爸妈妈做过的事让他们特别感动的事是什么?(10分)

与平时参加学科考试不同,试卷下发后,学生们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一些学生直摇头,第一题就难倒他们了。后来,我对第一题作了全面的统计,发现全班只有20位学生记得爸爸妈妈的生日,有26位学生完全不记得爸爸妈妈的生日,有3位学生只记得妈妈的生日,有1位学生只记得爸爸的生日。

这次测试给学生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写下了他们的感受和体会,学生刘晓敏这样写道:

从头到尾做这张测试卷,我觉得很心酸,身为子女,竟然不知道父母喜欢吃什么。可是他们却清楚地记得我喜欢吃什么,讨厌吃什么。在做饭的时候,他们会特地不加葱;吃饭的时候,会先把我喜欢的挑出去,再把我不喜欢的夹到我碗里。可我却只是一味地接受他们的付出,甚至还挑三拣四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父母一直在给予我关爱,而我回报的只是吃完饭,拍拍屁股走人;洗完澡,扔下衣服玩电脑。看着父母隐藏在黑发中的根根银丝,我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我知道,他们挣钱难,可我还是花钱如流水,突然觉得自己真是个大不孝女。我很想长大一点,懂事一点,帮他们负担一点。我真的恨透了我的任性、懒惰、不上进。什么时候,能让父母休息一下呢?

检验德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学生在测试过程中体会到,自己对父母的了解与关心不够,从而产生愧疚感。这种愧疚感在学生的心底掀起“惊涛骇浪”,促使他们反省,推动他们去行动,为亲子关系作出有益的改变。



第 237 招



日前,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们完成了一次特别的STEAM期末作业,当然,也得用英语。据介绍,东城教育集团与加拿大皮尔逊教育局合作开设STEAM课程,加方派出了首席教研员与3位专业外教,而东城小学的教师自发组成了一个STEAM研究小组,成员包括数学、科学、英语教师等。在8个月的STEAM课程中,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伊莲在课堂上为学生们设置各种研究性课题,课程中都使用英语,甚至不乏深奥的专业术语,但学生们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竟然也毫不费力地将其一一掌握。一周两个课时,两个学期下来,学生们的英语交流水平和学习能力一起突飞猛进。图为一个研究小组将观察思考结果编成了英语短剧,通过逼真生动的表演展示不同的种子在不同环境中的生长状况。(本报记者 高亦平 摄)

(上接第1版)

星光实验学校提前面向全校教师征集卫星班志愿教师,经综合评估,先后确定了刘禹彤与杨强新到卫星班任教。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刘禹彤此前一直在义乌市星光实验学校培智部任教,已有6年班主任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卫星班班主任。杨强新是星光实验学校总务,2017年9月开始在卫星班任教,为卫星班打开物资需求的“绿色通道”。

每个月,特殊教育指导中心都会上门听课、调研、指导。一年内,先后组织了10多次教学研讨培训活动。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陈韩俊笑言,刚开班那阵子,去卫星班的次数比回家还多。

点亮

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学生,来到这个偏远的农村,从事一片空白的工作,刘禹彤坦言“工作挑战有了新高度”。

6名不同类型的重度残疾学生,刘禹彤做了大量细致的摸排工作。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体检报告、智商测试、感觉统合能力评估量表……细致到是否能独立穿衣,就餐是否需要喂食,能否独立玩玩具等,每个人都有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录。

说起自己的工作,她没有述说其中的艰辛,毕竟“来之前就知道这一定是件不容易的事”。可一说起学生们的进步,她就停不下来。

“刚开始那一个月,我喊上课根本没人会起立,现在一上课他们就of知道要起立了。”

“以前教室里的玩具、康复用具天天被他们整得长了腿似的到处乱跑,现在终于能物归原位了。”

“虽然学校里有无障碍洗手间,但同学们都喜欢到普通卫生间去,我很高兴他们觉得自己和普通孩子是一样的。”

……

小春是个多重残疾却活泼好动的孩子,从前到了课堂上就变得沉默,而现在可以靠简单的单字发音配合肢体动作主动参与表达了。

小莱是个脑瘫患儿,唇齿音发得很不标准。经过个别语训,现在发唇齿音时,她已经能有意识地将嘴唇闭紧了。

“教这些孩子,可费工夫啦。”看护阿姨插话道,每位学生的吃喝拉撒问题教师们都一一记在心上,每天下午的个训课中再逐一实施有针对性的练习。

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在变化,最开心的莫过于寄养妈妈们。过去孩子们听到的都是义乌话,如今义乌话、普通话都能听懂了。“没想到他们还这么厉害的嘞。”乔乔妈妈忍不住夸道。

“乔乔,喜欢刘老师吗?”乔乔马上笑着点了点头。“喜欢上学校吗?”乔乔毫不犹豫地又点了点头。

陈全是义乌市赤岸小学的一名党员教师,也是义乌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招募到的助残志愿者。自2015年以来,她一直利用周末时间奔波在赤岸镇各村,看望残疾儿童,帮助他们进行康复训练。听说了乔乔的故事后,她更坚定了自己帮助残疾儿童的信念。“卫星班影响的不只是那6名学生,它让人们看到了人性关怀的力量,让志愿者看到了残疾儿童康复好转的希望。”她坚信,在融合教育理念指引下,残疾孩子也能像普通孩子一样有尊严地活着。她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卫星班的示范引领下投入到助残行动中来。